

商海弄潮

记得十四岁那年的腊月二十八，生产队分红一百多元。那个年代，一年到头挣工分，年底一把算。我家除了我而外，全是劳动力，虽父母没去地里劳动，但养猪和养牛也是挣工分。我虽然也没在地里劳动，但放牛割猪草挑水的活基本上落在我身上。那晚分到钱拿回家后，母亲说明天就带着我和两个姐姐去灌县(今都江堰市)置办年货。母亲说，四个人坐班车得花两元钱，还是明天早点起来走路去。

那晚，我没法入眠，一边想着明天买啥子衣服鞋子，一边不停地捞蚊帐，看看天亮没有。

第二天，天未大亮，我们便走到了都江堰景区的鱼嘴。

由于家里穷，冬天我只穿一双破了的黄胶鞋，脚上冻起一块块的肿包，肿包化脓成疮，流水结痂。走起长路，就像针扎似的疼痛。我心里打算着，如果母亲给我买一双棉鞋的话，我也不穿，宁可穿脚上这双破了几个洞的黄胶鞋，棉鞋要拿回家放枕头上，等到正月初一才穿。可是，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母亲在南桥边的铺子里给姐姐买了一件料子衣裳，就不再说给我买的话了。我再三恳求她给我买双鞋，她说钱不够，回家给我做一双。

过了南桥，就是南街，再转个拐，便是灌

县的正街，华光寺大市场就在正街中段。远远就看见华光寺大门外人头攒动，熙来攘往办年货的人摩肩接踵。里面大多是各种蔬菜和肉类，葱葱蒜苗、茄子海椒、萝卜白、牛羊肉等应有尽有。母亲买了一捆葱放背篋里，就直接去干鲜店了。每年过年家里都要做汤圆，汤圆是自己家的酥麻和黄糖做的，所以黄糖每年必买。其实黄糖就是红糖，不过那时候的黄糖是成饼的，一块就有脸盆那么

大。干鲜店的老板娘大约四十来岁，烫着卷卷头，穿着皮裙皮靴，非常时髦。母亲叫她切两斤，老板娘还在称，母亲便伸手抓了一块递给我。她瞥了一眼，眼神凶巴巴的，说道：“唉唉，爪子呢？还没称好你就在抓，几辈子没吃过糖嗦。”母亲低下头，小声对老板娘说：“给我么女吃一块吧，我们山里人，吃一次糖很难得，你把秤给我称快点就行。”看她这么说母亲，我攥着拳头，使劲在地上跺了一脚。由于用力过猛，我的脚跟裂开了，渗

出了血。母亲用她那双锯子般的手，在她那本来就破了 的棉袄上，扯一小团棉花出来，躬身给我擦血。糖称好了，付了钱，母亲便拉着我快速离开那个干鲜店。我忍着疼痛，走得风快，因为我害怕那老板娘追上来。

越是害怕的事，却越是要发生。就在我们刚走出华光寺的大门时，后面传来喊声：“喂，等到起，等到起。”她的喊声并没有让我们停下脚步，我们走得更快了，这明显是气不过，追上来羞辱我们的。由于大门口人多，我们没能顺利逃脱，一转眼功夫就被她追上了。她一把拽住母亲的胳膊，我以为她要打我母亲，唯地一下站到她前面，如果她敢动手，我和她拼命。

就在我站过去的那一刹那，看到她手里拧着一个油纸袋，里面有半口袋碎黄糖。她的态度转了一百八十度，拉着母亲笑嘻嘻地说：“哎呀嬢嬢，开头我是说要的，不要多心哈，这个碎黄糖送给你，明年办年货又来我家买

哈。”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她已经踩着高跟皮靴，往里面走了。我百思不得其解，但看着她的背影，像有道五颜六色的光，晃悠悠的好看极了。

中午过后，母亲就带着我们三姐妹回家了。因为两个姐姐都买了新衣服和新鞋子，而我却连一根布线子都没有，我气得牙痒痒。平日里最喜欢南桥和离堆公园的风景，每次来都磨磨蹭蹭的不肯离去。可这次，无论是过南桥，还是走离堆公园，我都低着头，嘴巴撅老高。母亲看着我没好气地说：“你的嘴巴撅那么高干啥，跟你说，你姐姐是大姑娘了，是要找婆家的人了，当然要穿好点的，快点走，回家就给你做新棉鞋。”母亲这么一说，我心情稍微好了一点点。确切地说，是都江堰景区沿路的海棠花和腊梅花，还有游览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游客，她们喜笑颜开的场景感染了我。那些游客中，有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

看着那些站在夫妻桥上拍照的外国人，我自言自语道：“我们都在办年货了，这些外国人还不回他们的家过年吗？”

旁边一个拿着照相机的漂亮女人，突兀地来一句：“小姑娘，外国是没有年的，他们只知道哪里有好风景，就到哪里去旅游。”

听了她的话，我想，我们有年，有都江堰的好风景，今天还办了年货，这裂开的冻疮又算啥？于是，我主动帮母亲背年货，兴高采烈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77 期

锦里诗苑

连山松林的桃花

王波(四川)

三月，桃花仙子的传说
在摆放连山回锅肉的餐桌上飘香
望不见边的麦苗和油菜，引诱人们
朝桃花山进发
从村子里走出的每一个村姑
都让人生疑：哪一个会是桃花仙子？

松林的桃花，被一条断开的山冈
拦在三月的陷阱中
不同的方言，被浅色的粉红装扮
路边桃树下，与桃花合影的人
男人心事绯红，绽开一段桃花运
女人换下了冬装，做一回桃花仙子
当年路过的米市，忍不住题写“天下第一山”
后来的张大千，把漫山的桃花
落在了大幅画卷上。从此
他的画作，晕染了隐约的桃色

在滴水岩边，我舀起
一碗芬芳
一匙喂给树下的虫鸣
一匙喂给春阳下的花瓣
多年以前，有人望见
在一个粉色的山岔口
少年帽子蒙，走出村院
走向了外面的世界
他的诗句，片片花瓣夹在书页间
每逢三月，散发出松林桃花的体香

柳凤岛之岛主

雨舒(四川)

如果，让我进入岛屿
那么，我会占领半壁江山
让所有的观光客，巡路地，游水域
住蒙古包、乘快艇，巡游在黑石河的万顷水域

如果，让我做岛主
那么，我要让你玩有所乐，食有所味
在大小水榭长廊，走不出迷途的曲径，
弹不出忘却的情调

我要搭台唱戏，引水摆渡
把大江南北的美色镶嵌在岛内

你可以以土楼为中心，以温泉为度
留宿在这里
你可以游山玩水，尝一锅麻辣鲜香
再听一曲川剧的跌宕起伏

在这三百亩的水陆岛屿
有我放养的快乐小兽，梅花鹿、巴马香猪
有我种下的诗与远方，轻轨、小火车、银湖
有我几经矫情都无法描述的，乡愁、烟雨桥
更有那江南的藕荷，清安摇曳

让我做主吧，走进岛屿，
携八百里青城之豪气，福泽四面八方之来客

雪

紫柔(四川)

飘落的飞絮
洁白、轻盈、柔软
伴着贝多芬的交响乐曲
在天空萦绕

窗外，精灵舞动细腰
舞姿妖娆，在跳一曲天女散花
我去追逐你的脚步
你却无声地把自己埋进旷野

黔滇行绝句

谭小春(四川)

云上黔北到腾冲，
丽日细雨转圆中。
域外疫情重肆虐，
这边风景报从容。

碧树无情化火星，
三江涛怒似汽声。
谁光华夏英豪气？
远征巍巍世代名。

两千里路晨和暮，
欣见滇黔道不难。
大理城边川菜馆，
两荤一素叙乡缘。

古城不古客来新，
处处笙歌夜未沉。
翻飞啼鸟浪翩翩，
白霜满地数红樱。

清晨移步读和顺，
巨子多从巷陌生。
几处先樱争曙色，
高黎山远陷溪清。

旭日一轮出洱海，
翻飞啼鸟浪翩翩。
霞光不过苍山雪，
残月无声渡淡云。

世间所有的美好

王跃英(宁夏)

世间的美好

世间所有的美好，用月光的尺子一量，都距离故乡不远。

不信你看，升到天空的月亮，远在故乡几千里外的人们，抬眼就能望到。

月亮有用尽的时候。圆月变成半月了，那不是时光的事情，那是被人间无数的眼光磨亏了的缘故。

月亮最费游子的眼睛。望眼欲穿，就是人间望月的专用语言。皓月当空，朦朦胧胧中，一切苦累都变成美好，那时候，连同比干瘪的口袋还紧巴的泪水也舍得付出——多么珍贵美好的月亮啊。

今夜，又一轮圆月升起。多么美好的月亮，它似乎在特别叮嘱善良的人们——它能疗伤。

回乡

回乡，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在思念这个问题上，故乡很顽固，游子也很顽固。一盏如灯的明月总是及时充当提示的灯盏。故乡的路途是必须订制返程车票的旅途。久了，故乡在记忆的一角，如同废弃的油站，虽难以供油，只要想起，也是一种动力。思念故乡就像思念一个人一样，不需要任何理由，需要一针见血。如今，我回乡的脚步随着时光流逝，越来越远。唯有思念在通向乡间的途中，被磨出厚厚的茧。

放在低处

把自己放在低处，如同草木。再低些，直至与泥土为伍。低成凌乱的脚步，走兽的蹄印，一直到猝不及防成为常态。有时会有窒息。窒息了也好，那就把脉搏交给土地，与泥土一起呼吸。雨雪呼啸而来，彼此融为一体，互为营养。如此，哪怕闪出一个向上伸展的念头，也是苟活的借口。

深藏在月光里

潘志远(安徽)

深藏在月光里

今夜，我是一匹月光深藏在月光里。一层层剥开。哦，只有月光才能将我找见。即使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我找到，那也是月光帮你找到的。当然，你也可以点亮一盏灯，用它缱绻的光芒将我找到。可这样一来，我就失去了月光的韵味。今夜，我经过几个世纪的修炼，终于把自己修炼成一匹月光。一转身，我就深藏在月光里。像树归于山林，鱼归于大海，水归于江河。此刻，月光挽着我，送我回家，像我的恋人，或知己。我走动就是月光走动，月光倾斜就是我倾斜。我隐去了一切主观，光明磊落，低绮户，照无限。我迷失在月光里，你看不见我，但又无处不在。隔着一分钟的距离，何其近，又何其遥远！

木耳

腐朽的木耳。干枯的木耳。幽黑的木耳。紧贴在树干上，想听些什么？听一棵树内心的风暴、挣扎和慌乱，一棵树灵魂里的安静……穿林打叶的风雨都在枝头，早已成为过去；啁啾鸣叫都被鸟带走，放进另一方时空。雷滚过，霜栖过，雪飘过……沦为无声的记忆，一圈圈堆叠，树干是唱针，只是再也无法唱响。耳朵的使命是倾听，听外界，也听内心。倘若不听呢？耳朵还是耳朵，我无法否定一只耳朵的存在。且不管这一只只木耳，它们听到了什么或没听到什么，都是它们的秘密，我们不必打探，也无法打探。我不管木耳的大小、成色。在我看到这些木耳时，我更多看到一棵树斩头去尾后的正直。当一棵树把内心的秘密都交给木耳，我们应该能听到它们轻微的呻吟。无法破译的呻吟，我们需要换一套密码……

办公室门口的向日葵

种在花盆里。不是生长在野外，所以它有些拘谨。株不敢高，也不敢壮，每天对着太阳抬头，虔诚地仰望。也会低头沉思，只是现在它的头颅还不够硕大，不够有分量。一朵开了，金灿灿的花瓣，像帽子的饰边，或金色的睫毛，那么它的目光一定是金色的。一朵还在含苞。含苞的，想快点开，它也想取得绽放的位置、资格，想被过往的人青睐，得到称赞，哪怕一言不发，只要投来一眼，那一眼的分量，足以让它自矜。绽放的，想保持它的绽放，能绽放多久就多久；保持它绽放的美丽、芬芳，保持它绽放的业绩，甚至梦想创造新纪录。两种心态，都合情合理，让人无心苛责，无言以对。两朵向日葵，就这样的各自芬芳……

过年

钱冲(四川)

农历壬寅虎年的脚步愈近了，她坚实有力的步伐在厚厚的雪地里噼噼作响，她遍身毛色艳丽，双目炯炯有神，我甚至可以听见她粗重的喘息。

过年是一个年复一年循环往复的古老话题，说起农历新年也就是春节，不能不提及春节老人落下闾，落下闾是南充阆中人，如果以同属南充而论，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阆山人，与他应该是老乡，虽然在时间的纵轴上，我们隔了千年的时空。落下闾长于历法，创制了“太初历”，创造了观测星象的浑天仪，将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以立春为引领之龙首，开启了一年的春播夏种秋收冬藏。而春节一般总在立春前后，因此，春节亦应视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盛大节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过年的气氛总是与众不同的。爆竹在厚重的铅灰色云层里发出沉闷的钝响，那闪耀的一瞬，穿过时空的阻隔，在我眼前绽放开来，每每这时的炮仗也不再是铅灰色天空里零星的钝响，是一种万众欢腾的普遍绽放，此起彼伏的焰火交相辉映，将五颜六色的欢乐播撒在天空，将整个天空渲染得如同一个倒悬的花园，而你，总能在这青春的花园里寻找到你钟情的一束，送给

画配诗



静谧如万物睡梦的眼睛

——题画《静谧的山河》

文/岷歌 画/刘建安(四川)

悬崖，野石，蝴蝶
一截时光……
栖在狗尾巴草叶尖的草蚊
举着露珠的镜子
越过蓝梦的红蜻蜓

旋浮于摇篮的山溪
月如一尾鱼潜游于清潭
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
捧着记忆的杯盏
呼吸着如脂的晨曦

那丝线连接着过往和明天
山野如矿，山河如梦
静谧如万物睡梦的眼睛